



联合出品

对话·最美教师

“到目前为止，病痛没有影响到我大脑的运转，也并不影响我教书，和学生交流，我感到快乐、充实。”

“进入人工智能时代，当知识获取无比便捷，教师的意义是什么？让学生有血有肉、敢爱敢恨，有温度、有情感，显得尤为重要。我想，教师不会被取代，更不能被取代。”

在灯光下备课的詹光伟。
徐箭 摄

“渐冻”教师詹光伟 教育要塑造人的精气神

■ 本报记者 鲁磊

今年，泸州七中语文教师詹光伟52岁了。前些年他说“课堂上能站着就不靠着，能靠着就不坐着”，现在他的双腿再难支撑身体，从家到学校、再到课堂，全程需要坐轮椅。气温超过30℃的天气里，他仍穿着毛衣和厚外套。

当他“坐”上讲台，立马切换到极其投入和专注的状态。他讲课声音很大，讲到关键词句，分贝继续提高，能把窗户上的玻璃震得嗡嗡响，学生“助教”随即“欸欸欸”地把重点写在黑板上。很难想象，那样具有穿透力的声音，是从一个虚弱的身体里发出的。

课后，无力感像潮水一样向他涌来。偶尔有学生路过打招呼，他只能用微笑回应，对此时的他来说，一个简单的微笑动作也很艰难。詹光伟所患的疾病叫“进行性肌肉萎缩症”，从青年时开始，他的身体被时间施下了“魔咒”。

“一条田坎三截烂，不知是头截烂，还是尾截烂。”今年是詹光伟从教的第31个年头，他拖着逐渐被“封冻”的身体，用“上好每一堂课”的行动，反复述说着：人生境遇无法预料，只要活着，总是做点有意义的事。

“抽中”了这样的人生，应该怎样度过？詹光伟苦苦寻觅答案。他读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，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；他读高尔基的《海燕》，在怒吼的大海上，在闪电中间，高傲地飞翔。他说，31年间，是语文支撑着他，而他也把病痛以外的生命，全部投入到语文课堂里。

詹光伟确实把自己活成了“海燕”。教研活动、技能比赛，他一次也不落下。学校试图减轻他的教学负担，他坚持按正常要求带两个班的课。在他看来，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语文教师，“不愿因疾病被特别关注。”

在泸州七中的校园里，除了必备的无障碍设施，各教学场地间也有坡道相连，詹光伟的轮椅可以通过这些“爱心坡道”去校园的任何角落。他想念学校多年来的“托举”：“一个好的学校，能接纳、包容像我一样‘不健全’的老师，以及那些或许‘不太乖’的学生。”

传递温度与情感的课堂

1994年，詹光伟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，进入泸州七中任教。他至今还记得，老校长亲自接他到学校，拖着行李把他送到宿舍，带给他一种强烈的、被尊重的感觉，别样的情感也一点点滴在心中累积。

他把丰富而饱满的情感都倾注在课堂上。“学习语文，要通过语言和文字符号，倾听别人的心声，去理解别人，同时也要表达自己，让自己被听见。语文是有温度的、有精神的、有情感的。”而詹光伟发现的情况往往是，每个字拿给学生都认得，但组合起来的段落、文章，他们却不懂得。